

香港客粵方言比较研究

刘镇发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客粵方言比較研究

刘镇发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港客粤方言比较研究/刘镇发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1.6

ISBN 7-81029-996-4

I. 香… II. 刘… III. 汉语方言—对比研究—客家话、粤语—文集 IV. H1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879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5262 85220289 85225277 发行部 (8620) 85223774 85225284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发行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刷 印:	新会市棠下中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1—800 册
定 价:	1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这本论文集是我在过去几年内对香港客语和粤语的一些研究的集合，比较着重香港社会跟客语和粤语的关系，以及客语和粤语间的比较研究。

在英国人刚“割占”香港的时候，香港（包括九龙和新界）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上面住着两个人数相若，被称为原居民的方言群体：本地人和客家人。他们世代务农，保留了他们祖先千百年来语言文化。英国人来到以后，大量的广州人来到香港做生意，在香港岛和九龙建立市区，同时也将广州的语言文化移植到香港。

香港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编织了无数人的成功故事，也造就了香港这个经济奇迹。但是成功的背后，还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除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以外，原居民的语言文化也受到不可逆转的改变；除了生活方式改变以外，语言也已经被强势的广州话所淹没。现在可以说是研究香港原居民语言文化的最后一刻了。因此，笔者选择了在过去几年对香港客语的研究成果与各位分享。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无法同时进行对新界“本地话”的研究。幸而目前这个空白正在由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填补，希望在不久将来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粤语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过去学者对粤语的定位是不公平的。通过严谨的比较研究，笔者发现，今天的粤语并不如一般所认识的，是一种从秦汉便在广东形成的方言，也不是一个汉化的少数民族语言。它是宋代移民带来的官话为主体，掺杂了

南方土话的一个现代方言。

在此，笔者感谢各位作者：张群显、周柏胜、傅康德、刘慧玲、许慧玲。最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主要得力于好友陈启华先生在财力上的支持，特此致以万分的谢意。

刘镇发

2001年5月 ·

目 录

自 序	(1)
香港的客家人和客家话	(1)
香港的客方言地名	(16)
香港客家人的语言态度与客语向粤语转移的因素和趋势 ...	(25)
影响香港人方言和普通话态度的因素	(39)
客家：从他称到自称	(53)
一套能在计算机上运用的客语拼音	(69)
嘉应方言使用者与客家认同——过去、现在与将来	(92)
印尼加里曼丹岛西部的海陆腔客家话	(111)
客语的非入声字声调发展	(119)
带性别后缀“公、婆、哥、牯、嬷”的客方言词	(127)
粤客方言文白异读的比较	(134)
粤客方言与邻近民族语言的共同词	(148)
客方言与粤方言单音词汇比较	(160)
潮州话广州话客家话的方言共同词	(174)
现代粤方言源于宋末移民说	(188)
粤语象声词和重叠词中的“边缘音节”	(201)
中古浊上字的演变与粤客赣方言	(214)
参考文献	(223)

香港的客家人和客家话*

刘镇发

1 香港与客家人——一个消失中的认同

1.1 香港简史

香港本来是新安县的一部分。新安原属于东莞县，1573 年才分立，1666 年被取消，1669 年又再恢复 (Ng, 1983)。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先后在 1842 年和 1860 年“割占”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但还是嫌太小，在 1898 年强迫清政府“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99 年。新安县从此一分为二，深圳河以北的地区改称宝安，恢复了隋唐以前的名称，现已改名深圳市。1997 年，英国人撤走，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

香港在秦代已经纳入中国版图，当时属于南海县。虽然考古学家在香港发现 6000 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但他们和今天的香港人没有一点关系。在九龙北部也发现一个东汉墓，但在香港定居至今的人，却迟在宋代才来。祖籍江西吉水的邓符协在公元 973 年经过广东，发现香港锦田土地肥沃，决定在退位后前来定居。他就是现在香港新界五大家族中邓姓的始祖。邓氏迁入之后，很快也有彭、侯、文、廖等姓氏定居香港。这些居民占据了香港最肥沃的元朗、上水平原和沙田、大埔部分的土地，自称“本地人”，他们所操的“本地话”是一种很接近粤语的方言。

* 本文载《客家文化研究通讯》1999 年第 2 期。

1.2 客家人的定义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以为“客家人”在宋代就来到香港开垦了。其实这是过去客家学最大的误会。我们常将客家人看成是跨越时空、不受定义约束的人。过去我们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你喜欢，我们就设法“证明”某人是“客家人”，条件是：（1）他是汉人；（2）他的（任何一个）祖先曾经从北方迁移到南方（然后又可以再迁移到别的地方）。当然，我们不会随便将这个桂冠，加在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身上，而是尽量将名人拉到客家的队伍中来。真是“无名人不称客家，客家代代有名人”。

在认真考虑以后，部分客家学者发现过往的定义太宽，几乎每个在过去一千年间在长江以南生活过的人和他们的后裔，通通都符合“客家人”的定义！也就是说，不管你口里说的是什么语言，只要证明你的祖先曾经南迁，你便有资格成为客家人，除非你高姿态地抗议，否则你一有什么成就，很多客家团体就会以你为榜样了。在台湾，政客看到这个空档，在选举时也认为自己是客家人，但在选举以后就“忘本”了。这也难怪，“政客”有个“客”字，怎会不是“客家人”呢。

以下是胡希张等在《客家风华》中（胡希张等，1997：105）对客家人作出的定义，比较值得参考。他们认为客家人必须符合以下最少两点：

（1）他的祖先曾住在粤东、闽西、赣南的客家地区，过着客家人的生活；（2）他会讲客家话；（3）他有客家认同。

他们解释，一个被客家家庭收养，没有客家血统的人，（1）便不成立；一个在海外出生的客家子弟，只要有客家认同，虽然（2）不成立；或一个在自己土地上讲客家话、过客家人生活的人，（3）可能不成立，但以上通通都可以成为客家人。

虽然笔者觉得他们的定义还是很宽松，但是已经可以排除了

一些“名人”如毛泽东、邓小平、李嘉诚等，态度比其他的客家学者严谨多了。而且，这个定义也排除了香港新界一些讲广府方言，自认为是本地人的“原居民”。

1.3 香港的客家人与本地人

一如上述，操粤语的本地人，在宋代已经选择了香港最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的家园。虽然上水的廖姓，在1350年才迁入香港，而且祖籍闽西，符合“客家”的第一项定义，但他们来到香港以后，已同化为“本地人”，并且在以后客家人迁入时，以本地人自居。

清兵入关以后，郑成功在台湾组织反抗力量，并在闽粤一带得到民众支持，满清政府视之为心腹大患，遂于1662年起分三次下令海边一带向后撤退共50华里，史称迁界事件。据说迁界之令下得很急，执行又严，造成不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在1669年新安复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回来。据新安县志的记录，1642年新安县有17 871人，但在复界三年后的1672年，人口只有3 972人，连1/4都不到。满清政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秩序，便鼓励粤东地区的人移民到岸边。结果，在18世纪初数以万计的人便从嘉应州迁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Ng, 1983, 丘权政, 1997）。

当时，嘉应州的人来到香港，只要登记为客籍，便可以拿到津贴和一些税务优惠。这些“客籍”人士向香港的本地人租肥沃的田地来耕，或在没有本地人的地方开垦，跟本地人也没有什么矛盾，甚至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两个群体间不免有些误会。在新界，本地人称我们做“客家人”的同时，客家人却称“本地人”是“戾仔佬、戾仔婆”，“本地话”是戾仔话，^①而嫁

^① “戾”是香港本地话对女性性器官的说法，因为他们骂娘时说“屌你奶个戾”，客家人便用来命名本地人。

进客家村子里的“本地”妇女，更一律被称为“蛇嫲”（当她们是畚族）。

1.4 香港客家人的分布及人数

复界以后，从嘉应州来的客家人在新安县建立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分布面积很广，但都是在本地人没有开垦过的山谷、岸边，土地比较瘦瘠，生活也相对艰苦。由于他们认为本地人是“土人”，语言文化上不认同，加上移民数目庞大，聚居成村，有能力跟本地人抗衡，所以客家话很快便在香港打下了地盘。

根据调查，香港共有大约四百多的自然村子是客家村，大部分在新界，占了全体自然村数量的 2/3 左右（周，1996）。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客家人的村庄规模比本地人的小，所以人数上反而不如本地人。根据香港政府 1911 年的人口普查，香港当时共有 444 664 人，家庭语言使用及地区分布如下：

地区 方言	香港岛及九龙	新界北区	新界南区	总数	百分比
本地	311 992	31 595	16 395	359 982	81.0%
客家	22 822	37 053	7 321	67 196	15.1%
福佬	6 949	75	1 369	8 393	1.9%
其他	2 864	124	- - -	2 988	0.7%
没提供	5 791	275	39	6 105	1.3%

上表显示：在 1911 年，香港总共有 15.1% 的人讲客语，这也是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新界的客家人口有 44 376 人，港岛和九龙共有 22 822 人。由于当时香港市区（香港岛和九龙）已经

开始发展，吸引了很多内地人来工作，所以港岛九龙的客家人可能有相当部分是较新的移民，但新界的客家人应该还是复界时来港垦耕者的后裔。有趣的是，香港政府没有将新界原居民的本地话，跟与它明显有别但可互相通话的广州话分辨出来，而通通称为“本地话”。但是新界仍未发展，新界的“本地人”应该是世代在港务农的原居民，而市区的却是从广州来的“新移民”。港岛和九龙的原居民村，都是复界以后开发的客家村。

当时的客家人中，在香港九龙住的相当大部分也是新移民，但在新界的应该是原居民。在港的客家村庄有四百多个，大部分在新界（周柏胜，1996），以当时新界4万多客家人口计算，粗略算出当时每个村平均有100人左右。而港岛九龙的客家原居民村，虽然部分现在已经拆卸，但按照文献记载和现存的20多个村庄估计，港九原居客家人数应该在二千多人左右。也就是说，1911年的时候，在原居民当中，本地人接近4.8万人，客家人有4.6万多。但由于香港和九龙是割让给英国的，所以这两地的早期自然村村民，便没有香港新界原居民的优惠，不能有自己的土地，因为土地是“皇家”的。

从表中可以看到，客家话在新界北部是当地的主要语言，占人口的53%，比“本地人”更多。除了本地人、客家人以外，还有不到2%的人讲福佬话，约8000人，大部分在港岛。这里的福佬话指的应该是渔民所用的，基于海陆丰一带的闽南语，因为当时潮州人还没有大量来港。目前渔民福佬话的分布也是集中在港岛南区和新界东部，和90年前的情况差不多，但渔民福佬话也和客家话一样面临断层的危机。

国共内战期间，来港难民潮涌现，香港人口暴涨，方言人口比例也有了重大改变。可是香港政府直到1966年才对方言作出统计。当时的统计数字显示，操方言的人口只有30%左右。但

根据邹嘉彦(1997)的计算,1966年时香港有46%的人口祖籍是非广府粤语地方,其中以四邑为最多,^①占19.28%;第二是潮州,占10.98%。客家人因为不能从籍贯中看出,他仅估算为不到25万,占当时370万人口的6.7%。

但邹氏显然低估了客家人的人数。在1983年的统计中显示,会潮州话的人有9.3%,会客家话的人为7.5%,会闽南话(香港政府作福建话)和上海话的各为4.2%及4.1%。由于讲方言的人数逐年递减,我们可以推算出1966年时,讲客语的人数应该超过7.5%,以潮州话的递减速度计算,客家话在1966年大概有9%的香港人会讲家话,即33万人左右。同样道理,闽南人和上海人应各有5.0%,其余还有其他北方省份的人口。另外,Guldin(1977)则估计客家人在港的数字应该是12%左右,比邹的统计高了差不多一倍,但应该是一个较接近事实的数字。因为按照笔者的估计,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部分客家人还是在家庭中讲客家话的,语言流失量很低,如果会客家话的人口是9%,则客家人(1950年讲客家话的人口)和他们的后裔也是在10%~12%之内。至于香港崇正会号称香港有1/3是客家人,则与统计数字严重不符,可能是在崇正总会的定义中,“客家”从来都是很宽松的缘故。

顺带一提的是,香港政府在1967年的左派暴动之后,便改变了语言政策。逐步取消了电台方言节目、中学国语(当时还没有普通话这个词)会考,取缔中小学国语课,中文上课的口语媒介限制为粤语,所有不同方言族群必须向粤语靠拢,来制造香港意识。在这个政策之下,香港的客家话便在短短的30年间,逐渐地在各个村子里,由各年龄层都会的祖传语言,沦为几个老年人的沟通工具。199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只有70 326人继续将

^① 根据香港政府的人口统计方式,四邑话被视为一种独立于广州话的方言。本文载《客家文化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

客家话作为日常语言，这在 600 多万的人口微不足道。

20 世纪 60 年代末香港语言使用状况请见图一。

2 香港的客家话——一个消失中的语言

在这里，香港的客家话是指香港老一辈原居民中，流传的一种客家话口音。这种客家口音跟梅县话有明显的差别，但跟附近地区如惠阳、东莞、增城等的口音差不多。目前会讲较标准香港客家话的人，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的，年纪都在 60 岁以上；交通较方便的，则在 80 岁以上。这些人一般没有受过粤语教育，年轻的时候在村中耕种，没有到过市区打工或经商，而且现在还在家中以客家话为日常语言。他们的下一代都已经接受粤语教育，在家中跟老人家讲客家话，但跟小孩只讲粤语。至于小孩则多数听不懂客家话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香港原居民的客家话，在一百年内注定消失。

2.1 香港客家话的语音：四海话

香港客家话很特别，基本上是台湾的所谓“四海话”。就是说，香港客家话的声调和台湾四县话极相似，但语音则接近海陆话。但是，总而言之，香港客家话还是跟梅县话、台湾客家话有不同的地方，以下是香港客家话声母、韵母和声调的特点，以及它跟梅县话、四县话的差异。

甲、声母

1. 梅县话、四县话的枋、放、冯等 12 字仍保留双唇的白话音，而香港客家话连白话音也念轻唇，但肺、沸两字却保留双唇音。

2. 三地客家话的声母在数目和发音上相同，但在香港有 n、l 不分现象，即 n 声母合并进 l 声母字里。

乙、韵母

三地客家话中以梅县话的韵母最多最齐全，总共 78 个。其余两地的客家话，都作了一些简并，且以香港客家话最厉害。结果是台湾客家话有 68 个韵母，香港的仅有 54 个韵母。具体情况如下：

(1) [iai] 韵只在梅县话出现，[iai] 韵在台湾并入了 [ie]，在香港则并入了 [ai]。

(2) 在梅县话中 [ian] / [iat] 和 [ien] / [iet] 互补，[ian] / [iat] 只能跟舌根及喉音声母 [g, k, ng, h] 拼，但在香港及台湾客家话里，只有 [ien] / [iet] 一套。

(3) 梅县话的舌根音 g, k 后面，也保留了最多的介母 [u]。台湾只保留了 [ua, uai, uan, uang, uat, uak, uen, uet] 八个韵母的 [u]，而香港客家话所有的介母 [u] 全都丢了。

(4) 在梅县和台湾的客家话中，[ui] 韵跟唇音 [b, p, m, f, v] 拼的时候，[u] 会丢掉，成为 [i] 并入 [i] 韵中。但香港客家话仍有 [ui] 韵跟唇音 [b, p, m, f, v] 拼的。

(5) 在梅县和台湾的客家话中，一些塞音和塞擦音跟开口韵 [an]、[at] 拼的字，如毡、缠、善、浙、设、彻等，在香港念成 [en]、[et]。

(6) 与第 5 项相反的是，在香港客家话中，一些舌根及喉音声母跟开口韵 [ang]、[ak] 拼的字，如耕、格等字，在梅县和台湾的客语中念成 [en]、[et]。

(7) 梅县和台湾有舌尖元音，但在香港及邻近地区，舌尖元音转念 [u]，一小部分字则念成 [i] 或 [o]。

(8) 梅县和台湾有央元音韵 [iim, iin, iip, iit] 跟 [z, c, s] 拼，但在香港及邻近地区，这些韵中均念成 [i]。

(9) 台湾的客家话中较广泛地采用 [eu] 韵，来代替梅县和香港客家话中的 [iau] 及 [au]，例如蕉、桥、宵、猫、少等 80

字。但台湾客家话里仍有跟 [d, t, n, l] 拼的 [iau] 韵。

(10) 台湾的客家话中，切韵效开一的高、豪、报、毛等字念成 [o] 韵，在梅县和香港客语中则念成 [au] 韵。

丙、声调

三地客家话的声调数目相同，都是六个，调值也非常一致。因此，就算韵母稍有差异，也很容易沟通。香港客家话调值如下：

阴平(33) 阳平(11) 上声(31) 去声(53) 阴入(32) 阳入(55)

连续变调规律与梅县话同，从略。

2.2 香港客家话的词汇、语法

老一辈的香港客家话的词汇大部分与其他客家话相同。根据笔者的计算，香港客家话跟梅县话有 87% 的词汇一样。其中有一些梅县话、四县话没有的词汇，有些是从粤语借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连粤语都找不到的。有趣的是，这些不跟粤语或其他客家话相同的词汇，有相当部分是跟潮州话一样的。以下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词汇	香港客家话	梅县话	四县话	粤语
下雨	落水	落雨	落雨	落雨
荔枝	荔果 *	荔枝	荔枝	荔枝
花生	地豆 *	番豆	番豆	花生
南瓜	金瓜 *	东瓜	金瓜	番瓜
开水	沸 (bu ⁴) 水	滚水	滚水	滚水

词汇	香港客家话	梅县话	四县话	粤语
腋下	肋拆下	肋下	肋下	夹肋底
蜻蜓	黄蚬	扬尾	扬尾	唐尾
肚子	肚腹 (pat ⁶) *	肚屎	肚屎	肚
闪电	火蛇掇	掇火蛇	掇灵	闪电
小孩	ziau ² 仔	细人	细人	细佬仔
怕	慌 (kong ²)	惊	惊	惊
这里	呢定 (tang ⁴)	e ³ 位	lia ³ 位	呢度
那里	ai ⁴ 定	介位	介位	个度
哪里	哪定	哪位	哪位	边度
谁	哪人、哪齐 (ha ²)	man ² 人	ma ² 齐	边个

* 与潮州话同

语法方面，香港客家话跟其他地方的客语很相似，但也有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其中一个名词有词缀。香港客家话除了跟梅县话一样，在一些名词加性别词尾“公、嫲、婆、哥、牯”等以外，还有“子、仔”，但没有梅县话、四县话的“儿”（e³），所以没有声母同顺化的规律。初看起来，香港客家话用的“仔”好像是粤语的借词，但除了用作小称之外，香港客家话的“仔”是一个没增加意义的名词后缀，但“仔”在粤语中却没有这个用法。以下是一个比较：

词汇	香港客家话	梅县话	粤语
儿子	赖子	赖儿	仔
女儿	妹子	妹儿	女
男孩	老弟仔	细赖儿	男仔
女孩	妹仔	细妹儿	女仔
小狗	狗仔	细狗儿	狗仔
小鸡	鸡仔	细鸡	鸡仔
桃子	桃仔	桃儿	桃（阴上）
番石榴	机仔	机儿	番石榴
橙	橙仔	橙儿	橙（阴上）
饭杓	杓仔	饭杓儿	饭壳
手表	表仔	手表	表（阴平）
浮萍	浮（piau ² ）仔	浮儿	浮萍

上面香港客家话中清一色的“仔”，在梅县话中一般对应为儿（e³），但在粤语中对得上号的不到一半。除了一部分的名词词源不同以外，还有就是粤语采用了变调来儿化。所以，在香港客家话中，“仔”有时就是“儿”的化身，这是比较特别的。

除了名词词缀以外，香港客家话的比较式也是很有特色的。说“我比你高”时，香港客家话没有“我比你过高”的句子，只说“我（ngu²）高过你”（与粤语同），“我比较高”是“我过高”（与粤语不同），其他跟梅县话相同。

2.3 香港客家话的使用与消失

根据周柏胜先生和本人的田野调查，香港的客家话已经渐渐向粤语转移（见 25 页）。主要的原因是客家话在香港“没有用”，